

早闻狄声

“提亮”的分寸感

《生万物》优点明显,无论是全员上桌的群戏、考究的细节还是大气的场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即便是开播之初被百般审视的杨幂,也交出了自己近期最好的答卷。

然而回过头看,《生万物》常有一种割裂的撕扯感。想深入探究土地与人的关系,又时不时陷于迎合市场的“乡村纯爱”叙事;有意表达封建礼教对农村妇女的吞噬,又频频上演“两女争夫”“霸道地主爱上我”的荒诞故事;试图平视封建制度下地主、农民的不同立场与境遇,又刻意避开了那些尖锐的矛盾,把问题简单地归因为个体的贪婪与执念。

平心而论,不是不能理解创作团队的两难。在一个争抢注意力的市场里,一部严肃长剧要面向大众,就不能只是有关丑陋和苦痛的说教。创作者想找到贴合当代观众心理的内容,弱化灰暗而沉痛的批判,换以更明亮的解读,合情合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大脚从原著里那个一辈子耿耿于怀妻子被马贼“坏了”的传统男人,变身淳朴、善良、无条件爱妻的“纯爱战士”,并不完全是走了“乡村偶像剧”的套路。这个更理想化的人物,虽然缺少了更扎实的成长逻辑,却的的确确在一定程度上留住了很多观众,也恰到好处地为宁绣绣波折的人生路增添了几分暖意与慰藉。

换句话说,无论是人设还是情节,影视化过程中的一切“提亮”都讲究逻辑、分寸、克制,多一分,亦可能是画蛇添足的扭曲迎合。

钱眼识人

当物质被祛魅时

爱情电影《物质主义者》已经登陆流媒体,尽管口碑两级分化,谁也无法说服谁,之前在院线的票房成绩还是很不错的,成为所属制作厂牌影史上第三高开画数据的爆款。它在官宣阵容时就已经吸引大量粉丝将其列入必看片单里。首先就是它集齐了时髦高妹达科塔·约翰逊、“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以及来自“权游”的佩德罗·帕斯卡,就像不少普通观众所说的,哪怕剧情再弱,这三人也足以撑满赏心悦目的120分钟。

较之在下行市场逆行上扬的商业成绩,电影本身所折射的婚恋生态环境更值得反思。一个自诩彻底物质主义者的时髦女郎露西最终放弃高新高管职位,离开拥有千万豪宅的金融才俊哈利,重回连停车费都舍不得交的前男友约翰身边。当“物质”被祛魅,它的虚妄与孱弱成为越来越多普通人日渐清晰的感知,“有情饮水饱”或许不仅仅是自我安慰,也可能就是现实主义的救赎。导演席琳·宋是韩裔女性。她的前作《过往人生》就是靠东亚人舒适区里含蓄、婉转以及留白的表达而博得一致好评,通过因为移民而导致失之交臂的首尔小儿女,去探索时间、距离以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差异对于恋人命运的影响。

有些细节的安排有点奇葩但细想觉得导演是有刻薄的天赋。露西妆容精致,品味不俗,但却是出身大都市的贫民区,连大学都是肄业,没有拿到文凭,主要是靠颜值获得今天“高级红娘”的职位,她与前男友分手的原因直接爆发点就是不能忍受要穿着高跟鞋去高级餐厅庆祝周年庆,富豪很真诚地想约自己去冰岛旅行,

情人看剑

钻石照耀好时光

北京城文艺青年扎堆,难免催生以此地为背景的文艺电影,比如刚上线的《钻石照耀钟鼓楼》与《东四十条》。两部电影的市场轨迹与命运也大抵相似,它们分别亮相于FIRST青年电影展与平遥国际电影展,都在今年初登上院线,如你所知,票房成绩平平。它们讲文青、讲北漂、讲胡同里的故事,“鼓楼每年都会走一批人”,没说完的是,下一批年轻人又接踵而至。由此主创记录了一段生活切片,表达了一些人生感慨,今日京城的某一帧侧影也被镌刻在影像之中,某种意义上,在进入院线之前,其使命可能已经完成,并不需要票房来认可。

将这两部气质迥异的电影放到一起,有些拉郎配的意味,但谁让它们拍的都是钟鼓楼附近的故事呢,一个貌似纯情,一个极度抽象,不过是一体两面,足以正反映照,才可拼出一个无限接近于真实面目的答案。话说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群下,老胡同里,发生过多少故事,从《夕照街》《顽主》《大撒把》到《我们俩》乃至《老炮儿》,虽说人生代代无穷已,胡同里的那些灰墙灰瓦、槐花榆钱、柳絮杨絮,却总有一份不被时代步履干扰的恬然淡定,说是古意或京味都行,不禁又让人想起胡金铨导演所形容的:世界上有两个都市是“流沙”,就是北京和巴黎,只要在这两个地方住上几年,就不想搬了,“愈陷愈深,终于老死斯土”。这样的形容,对于

合。同样是在宁绣绣与封大脚的故事线上,“双洁”设定尤其遭到诟病——两人圆房后说清往事,尚且算得上是一种彼此怜惜的情感铺垫;非得让马贼在全村人面前公开嚷嚷没能得手,则显得故作又违背常理,更多的是在成全创作者想要让绣绣“沉冤得雪”的心,是平地里又拔起了一座风骨牌坊。

又好比银子为了生存嫁给宁学祥,明明新婚夜的戏份还以精妙绝伦的转场隐晦呈现了一场近乎恐怖的婚内暴力,后面的故事就一路跑偏:无论是镜头语言或是演员表演,银子用身体交换养家粮食的戏份,都被异化为一种“少妻”对“老夫”的“轻松拿捏”,一种贫苦少女选择“嫁给金钱”的“顺风翻盘”。

可这种空中楼阁的轻佻写法,与短剧套路式的“重生之我当地主婆的日子”有何区别?当弹幕里一片“另类宠妻”的调侃,宁学祥开篇以来守财固土的人设摇摇欲坠,银子的悲剧命运也被涂抹上荒诞的粉饰:那个年代被卖进地主家的农家女,一旦身体价值被榨干,下场极其悲惨,根本不可能翻身把地主变成“妻管严”。而大结局处银子坚持为宁学祥养老送终,更有点为了大团圆强行谈真善美,让人如鲠在喉。

这林林总总,本质上或许还是在叩问,今天的影视创作者到底是如何看待历史、看待过去?如果无意写苦难,至少不必把真正的生命力湮灭在南辕北辙的假想之中。

常原狄
媒体人



花言峭语

永不退潮的“潮一代”

如果从我的角度,给千百惠加一个群体标签,或者代际称呼的话,我能想到的是“潮一代”。不是以年龄、风格、唱片工业的位置来划分,而是以一档节目来划分。

1989年秋天,中央电视台突然以专题节目的方式,连续播出了两期由台湾老牌歌手赵晓君制作兼主持的节目,《潮——来自台湾的歌声》。黄莺的《雪在烧》、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逍遥游》、姜育恒的《再回首》《驿动的心》、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天天想你》、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以及千百惠的《想你的时候》集体亮相。

节目的形式非常简单,赵晓君以主持人的身份出镜,串起十首MTV,其演唱者则多半是飞碟、点将唱片旗下的歌手。有几位歌手,比如因为《星星知我心》爆红的吴静娴,则在串场的时候,接受了赵晓君的采访,介绍了自己的近况。节目播出后,轰动全国,赵晓君迅速制作了后续的两期节目,同样是在央视播出,在这两期节目里,潘美辰和《我想有个家》、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也出现了。这是流行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集体亮相,从那以后,与台湾香港有关的一切,不再是地下文化。

要知道,在《来自台湾的歌声》播出之前,与港台有关的一切,都是以潜流、亚文化的方式出现,邓丽君、凤飞飞、龙飘飘、高胜美、千百惠的专辑已经陆续引进,但上不得台面,罗大佑和齐秦也在传唱,但仅限于小范围内的先锋青年,普通人听到的台湾香港歌,是经过张蔷、张蝶、周峰、朱晓琳、李玲玉、宁静、段品章翻唱的。《来自台湾的歌声》在中央台的播出,是一种官方认证。紧接着,琼瑶、三毛和席慕蓉,以文学领域里的流量明星的形式出现,从此,六零后到八零后这几代人的青春陪伴者里,有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这一切的起点,是《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在这个系列节目中出现的歌手,当做一个群体来看待,并且给他们一个名字,“潮一代”,这个名字既是给他们的,也是给所有被这些歌手影响的一代青年的。当然,这个命名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台湾的流行文化,经历了“民歌运动”“乡土文学”,培育出了一大批歌手和音乐人,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又完成了唱片业的工业化转型,也终于酿成了八十年代末的大爆发。所以,这一批歌手,年龄相仿,文化属性和文化形象接近,他们的幕后团队其实也是同一批人,完全可以加上一个统一的标签。

千百惠也是“潮一代”中的重要成员。她生于1963年,从小喜欢唱歌,在当年的报道里,还有“为了练唱把嗓子唱出血”的字句,颇有“杜鹃啼血”的意味,后来,她也像很多当时的流行歌手一样,进入民歌西餐厅演唱,也是在那里被刘家昌发现,在八零年代中期出了专辑,专辑中收录了《想你的时候》和《走过咖啡屋》,她也一举成名。之所以使用千百惠这样一个艺名,是因为她觉得自己领受过很多人的恩惠,要用这样一个名字,来铭记这种恩惠。一年后,她还来过内地,和几位歌手合唱了迎接龙年的那首歌《今又龙年》。但真正让她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记忆的,还是《潮——来自台湾的歌声》。

后来,她演出、出专辑,演电影和电视剧,在九零年代搬到北京,后来因为工作,和音乐人高大林认识,结婚、生孩子,又离婚,最后几年,她移居成都,在那里度过最无忧无虑的几年。并且在社交媒体上亮出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强调自己是“中国台湾高山族的千百惠”。波澜不惊的生活,浸满世俗烟火,那一定非常快乐。

在她去世前,她还接了一场演出,这场拼盘演出,于8月23日在山西举行,参加演出的,有高胜美、张洪量、伍思凯、潘美辰、姜育恒、辛晓琪,其中有好几位,都曾在《来自台湾的歌声》中露面,即便没有在这个节目里出现过的,也可以算是宽泛意义上的“潮一代”。

“潮一代”的歌手,各有各的人生,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已经沉寂,有的还活跃在舞台上,却已经不是最引人注目的,因潮而来,也随潮而退,但他们留下的记忆,他们给那些夏夜带来的悸动,给几代人青春赋予的诗意,大概永不退潮。



钱德勒
媒体人



长风新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韩松落
作家